蜀山劍俠傳/03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二回　彌天星雨 兩次破金蠶　徹地金光 一番誅醜怪

下一回▶

這時法元通知俞德等，正同衆人陪着綠袍老祖在大殿會商如何應敵。先前龍飛自邱林逃走後，本要約同綠袍老祖同俞德等三人，各將煉成的法寶，先往碧筠庵去施展一番，殺一個頭陣。法元總說曉月禪師到後，再作通盤計劃。好在幫手能人，俱都來了不少，慈雲寺已如銅牆鐵壁一般，進可以戰，退可以守，樂得等人到齊，把勢力養足，去獲一個全勝。

龍飛性情暴躁，心中不以爲然，執意要先去探個虛實。當下約同俞德，帶了柳宗潛，前往碧筠庵。剛剛走到武侯祠，便見前面白霧瀰漫，籠罩里許方圓，簡直看不清碧筠庵在哪裏。可是身旁身後，仍是清朗朗的，疑是峨眉派的障眼法兒。正要將九子母陰魂劍放出，往霧陣中穿去，忽然從來路上飛來萬朵金星。這時正在丑初，天昏月暗，分外鮮明。俞德一見大驚，忙喊：「道兄仔細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把龍飛拉在身旁，從身上取出一個金圈，放出一道光華，將自己同龍飛圈繞在金光之中。龍飛便問何故。俞德忙叫噤聲，祇叫他在旁仔細看動靜便了。二人眼看那萬朵金星飛近自己身旁，好似那道光華擋住它的去路。金星在空中略一停頓，便從兩旁繞分開來，過了光華，又複合一。龍飛耳中但聽得一陣吱吱之音，好似春蠶食葉之聲一般。那萬道金星合成一簇之後，更不遲慢，直往那一團白霧之中投去。在這一剎那當兒，忽見白霧當中冒出千萬道紅絲，與那一簇金星纔一接觸，便聽見一陣極微細的哀鳴，那許多碰着紅絲的金星紛紛墜地，好似正月裏

放的花炮一般，落地無蹤，煞是好看。而後面未接觸着紅絲的半數金星，好似深通靈性，見事不祥，電掣一般，撥回頭便往來路退去。那千萬道紅絲好似白霧中有人駕駛，也不追趕，仍舊飛回霧中。把一個俞德看了個目定口呆，朝着龍飛低喊一聲：「風緊，快走！」龍飛莫名其妙，還待問時，已被俞德駕起劍光帶回來路。

俞德到了慈雲寺前面樹林，便停了下來，朝着龍飛說道：「好險哪！」龍飛便問：「適纔那是甚麼東西，這樣害怕？」俞德輕輕說道：「起初我們看見那萬道金星，便是綠袍老祖費多年心血煉就的百毒金蠶蠱。這東西放將出來，專喫人的腦子。無論多厲害的劍仙，被它咬上一口，一個時辰，準死無疑。適纔金身羅漢請大家等曉月禪師到後再說，我見綠袍老祖臉上跟你一樣，好似很不以爲然的樣子。果然他見我們走後，想在我們未到碧筠庵之前，將金蠶蠱放出，咬死幾十個劍俠，顯一點奇蹟與大家看。誰想人家早有防備，先將碧筠庵用濃霧封鎖，然後在暗中以逸待勞。放出來的那萬道紅絲，不知是甚麼東西，居然會把金蠶制死大半。綠袍老祖這時心中不定有多難受。他爲人心狠意毒，性情特別，不論親疏，翻臉不認人。我們回去，最好晚一點，裝作沒有看見這一回事，以防他惱羞成怒，拿我們出氣，傷了和氣，平白地又失去一個大幫手。我看碧筠庵必有能人，況且我們虛實不知，易受暗算，今晚祇可作罷，索性等到明張旗鼓，殺一個夠本，殺多了是賺頭，再作報仇之計吧。」

龍飛聞言，將信將疑，經不住俞德苦勸，待了一會兒，方各駕劍光，回到寺中。見了衆人，還未及發言，綠袍老祖便厲聲問道：「你二人此番前去，定未探出下落，可曾在路上看見甚麼沒有？」俞德搶先答道：「我二人記錯了路，耽誤了一些時間。後來找到碧筠庵時，祇見一團濃霧，將它包圍。怎麼設法也進不去，恐怕中了敵人暗算，便自迴轉，並不曾看見甚麼。」綠袍老祖聞言，一聲怪笑，伸出兩隻細長手臂，如同鳥爪一般，搖擺着栲栳大的腦袋，睜着一雙碧綠的眼睛，慢慢一步一步地走下座來，走到俞德跟前，突地一把將俞德抓住，說道：「你說實話，當真沒有瞧見甚麼麼？」聲如梟號一般。衆人聽了，俱都毛髮悚然。俞德面不改色地說道：「我是毒龍尊者的門徒，從不會打誑語的。」綠袍老祖纔慢慢撒開兩手。他這一抓，幾乎把俞德抓得痛徹心肺。綠袍老祖回頭看見龍飛，又是一聲怪笑，依舊一搖一擺，緩緩朝着龍飛走去。俞德身量高，正站在綠袍老祖身後，便搖手作勢，那個意思，是想叫龍飛快躲。龍飛也明白綠袍老祖要來問他，絕非善意，正待想避開時，偏偏智通派來侍候大殿的一個兇僧頭目，名喚盤尾蝎了緣的，正端着一盤點心，後面跟着知客僧了一，端了一大盤水果，一同進來，直往殿中走去，恰好走到綠袍老祖與龍飛中間。法元要打招呼，已來不及。了緣因在了一前頭，正與綠袍老祖碰頭，被綠袍老祖一把撈在手中。了緣一痛，手一鬆，噹的一聲，盤子打得粉碎，

一大盤的肉包子，撒了個滿地亂滾。在這時候，衆人但聽一聲慘呼，再看了緣，已被綠袍老祖一手將肋骨抓斷兩根，張開血盆大口，就着了緣軟脅下一吸一呼，先將一顆心吸在嘴內咀嚼了兩下。隨後用嘴咬着了緣胸前，連吸帶咬，把滿肚鮮血，帶腸肝肚肺喫了個淨盡。然後舉起了緣屍體，朝龍飛打去。龍飛急忙避開，正待放出九子母陰魂劍時，俞德連忙縱過，將他拉住道：「老祖喫過人心，便不妨事了。」再看綠袍老祖時，果然他喫完人血以後，眼皮直往下耷，微微露一絲綠光，好似喫醉酒一般，垂着雙手，慢慢回到座上，沉沉睡去。衆人雖然兇惡，何曾見過這般慘狀。尤其是雲母山女崑崙石玉珠，大不以爲然，若非估量自己實力不濟，幾乎放劍出去，將他斬首。知客僧了一也覺寺中有這樣妖孽，大非吉兆。法元暗叫智通把了緣屍首拿去掩埋，心中也暗暗不樂。

到了第二天，大家對綠袍老祖由敬畏中，便起了一種厭惡之感。除法元外，誰也不敢同他接近說話。而綠袍老祖反不提起前事，好似沒事人一般。俞、龍二人見不追問，纔放了心。到了晚間，又來兩個女同道：一個是百花女蘇蓮，一個是九尾天狐柳燕娘，俱都是有名的淫魔，厲害的妖客。法元同大衆引見之後，因知綠袍老祖愛喫生肉，除盛設筵宴外，還預備了些活的牛羊，與他享用。晚飯後，大家正昇殿議事之際，忽然一陣微風過處，殿上十來支粗如兒臂的大蜡，不住地搖閃。燭光影裏，面前站定一個窮道士，赤足芒鞋，背上揹着一個大紅葫蘆，斜插着一支如意金鉤。衆人當中，一多半都認得來人正是峨眉門下鼎鼎大名的醉道人。見他單身一人來到這虎穴龍潭之中，不由暗暗佩服來人的膽量。法元正待開言，醉道人業已朝大衆施了一禮，說道：「衆位道友在上，貧道奉本派教祖和三仙、二老之命，前來有話請教。不知哪位是此中領袖，何妨請出一談？」法元聞言，立起身來，厲聲道：「我等現在領袖，乃是綠袍老祖。不過他是此間貴客，不值得與你這後生小輩接談。你有甚麼話，祇管當衆講來。稍有不合理處，祇怕你來時容易去時難，有些難逃公道。」醉道人哈哈大笑道：「昔日太乙混元祖師創立貴派，雖然門下品類不齊，衆人尚不失修道人身份。他因誤信惡徒周中匪之言，多行不義，輕動無明，以致身敗名裂。誰想自他死後，門下弟子益加橫行不法，姦淫殺搶，視爲家常便飯，把昔日教規付於流水。除幾個潔身自好者改邪歸正外，有的投身異端，甘爲妖邪；有的認賊作親，仗勢橫行。我峨眉派扶善除惡，爲世人除害，難容爾等胡作非爲！現在三仙、二老同本派道友均已前往辟邪村玉清觀，明年正月十五夜間，或是貴派前去，或是我們登門領教，決一個最後存亡，且看是邪存，還是正勝！諸位如有本領，祇管到十五晚上一決雌雄。貧道此來，赤手空拳，乃是客人，諸位聲勢洶洶何來？」

言還未了，衆中惱了秦朗、俞德、龍飛等，各將法寶取出，正待施放。醉道人故作不知，仍舊談笑自如，並不把衆人放在心上。法元雖然怒在心頭，到底覺得醉道人孤身一人，

勝之不武。忙使眼色止住衆人道：「你也不必以口舌取勝。好在爲日不久，就可見最後分曉。明年正月十五，我們準到辟邪村領教便了。」醉道人答道：「如此甚好。貧道言語莽撞，幸勿見怪。俺去也。」說罷，施了一禮，正要轉身，忽聽殿當中一聲怪笑，說道：「來人慢退！」醉道人未曾進來時，早已留心，看見綠袍老祖居中高坐。此時見他發話攔阻，故作不知，問道：「這位是誰？恕我眼拙，不曾看見。」綠袍老祖聞言，又是一聲極難聽的怪笑，搖擺着大腦袋，伸出兩隻細長鳥爪，從座位上慢慢走將下來。衆人知道醉道人難逃毒手，俱都睜着大眼，看個究竟。法元心中雖然不願意綠袍老祖去傷來使，但因他性情特別古怪，無法阻攔；又恨醉道人言語猖狂，也就惟有聽之。不過醉道人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，便暗使眼色，叫衆人準備。那綠袍老祖還未走到醉道人身旁，祇見一道匹練似的金光飛進殿來，便聽一人說道：「醉道友，這班妖孽不可理喻，話已說完，還不走，等待何時？」衆人情知來了幫手，那道金光來去迅速非常。

這一剎那間，看殿上，醉道人已不知去向。衆人便要追趕。綠袍老祖一聲長嘯，從腰中抓了一把東西，往空中灑去。法元、俞德忙喊衆人快收回劍光法寶，由老祖一人施爲。衆人用目看時，祇見綠袍老祖手放處，便有萬朵金星，萬花筒一般，電也似疾，飛向空中。接着綠袍老祖將足一蹬，無影無蹤。俞德、龍飛、秦朗三人飛往空中看時，祇見最前面一道青光，飛也似的逃走。後面這萬朵金星，雲馳電掣地追趕。看看已離青光不遠，忽見萬朵金星後面，飛起萬道紅絲，比金星還快，一眨眼間，便已追上那萬朵金星。好似遇見勁敵，想要逃回，後路已被紅絲截斷。在空中略一停頓，萬道紅絲與萬朵金星碰個正着。但聽一陣吱吱亂叫之聲，那萬朵金星如同隕星落雨一般，紛紛墜下地來。接着便是一聲怪嘯，四面鬼哭神號，聲音淒厲，愁雲密佈，慘霧紛紛。俞德喊一聲：「不好！諸位快降下地來，切莫亂動！」一面將圈兒放起，化成畝大光華，將衆人圍繞在內。祇見地面上萬朵綠火，漸漸往中央聚成一叢。綠火越聚越高，忽地分散開來。綠火光中，現出綠袍老祖栲栳大的一張怪臉，映着綠火，好不難看。綠袍老祖現身以後，便從身上取出一個白紙幡兒，上方繪就七個骷髏，七個赤身露體的魔女。幡一搖動，俞德等三人便覺頭昏目眩，非常難過。綠袍老祖正待將幡連搖，忽地一團丈許方圓的五色光華往幡上打到，將幡打成兩截。那五色光華也同時消滅。接着一道匹練似的金光從空降下，圍着綠袍老祖祇一繞，便將綠袍老祖分爲兩段，金光也便自迴轉。倏地又見東北方飛起一溜綠火，飛向老祖身前，疾若閃電，投向西南方而去。這一幕電影，把三人看了個目定口呆。俞德知事不祥，喊一聲：「快走！」收起圈兒，不由分說，拖了秦、龍二人，飛回慈雲寺而去。

這裏再說醉道人，見綠袍老祖搖擺着往自己身旁走來，便知不好，正準備迎敵時，忽被

一道金光引出。剛剛出了寺門，便聽那人說道：「醉道友，你快往回路誘敵，待我與頑石大師除此妖孽。」醉道人即便答應。回頭看那人時，祇見此人身若十一二歲幼童，穿着一件鵝黃短衣，項下一個金圈，赤着一雙粉嫩的白足，活像觀音菩薩座前的善財童子，並非峨眉本派中人，看去非常面熟，卻是素昧平生，好生驚奇。這時，後面綠袍老祖已將金蠶放出，那人祇顧催醉道人快走。醉道人也不及請問來人姓名，便駕起劍光，往前逃走。偶然回頭看後面追的萬朵金星發出唧唧之聲，漫天蓋地而來，知是金蠶蠱，暗自驚心。看看被那些金蠶追上，忽見蠶後面又飛出千萬道紅絲，把金蠶消滅了個淨盡。便迴轉劍光，來看動靜。祇見一道金光過處，將綠袍老祖分爲兩段。知是那人所爲，心中大喜。急忙走近前看時，祇見地上倒着綠袍老祖的下半截屍身，上半截人頭已不知去向。剛纔用金光救自己出險的那人，同頑石大師正在說話。頑石大師一見醉道人迴轉，便趕上前來說道：「醉道友，快來拜見這位老前輩，便是雲南雄獅嶺長春巖無憂洞內極樂童子李老前輩。這次若非老前輩大發慈悲，這綠袍老祖妖孽的金蠶，怕不知道要傷若干萬數生靈，而我們也不知有多少同道要遭大劫呢！祇是我多年煉就，全仗它成名的一塊五雲石，生生被業障斷送了。」

醉道人聞言，纔知這人便是當年青城派鼻祖極樂真人李靜虛。昔日陪侍長眉真人，曾經見過，怪不得面熟。那時真人劍術自成一家，與峨眉派鼻祖長眉真人不相上下。因爲收錯了兩個徒弟，胡作非爲，犯了教規，他卻不像混元祖師那樣庇護惡徒，親自出來整頓門戶，把惡徒擒回青城，遍請各位劍仙到場，按家法處治。從此無意收徒傳道，退隱到雲南雄獅嶺長春巖無憂洞靜參玄宗。數十年工夫，悟徹上乘，煉成嬰兒，脫去軀殼，成了散仙，從此便自號極樂童子。本想在洞中一意精進，上昇仙闕，一來外功未滿，二來青城派劍法尚無傳人，終覺可惜，打算物色一位真正根基深厚、心端品正的人承繼道統。那日偶遇玄真子，談起各派情形，知道不久各派在成都有一場惡鬥。便來到成都，想到他們兩下住處，都去觀察一番，順便看看有無良緣者在內。他剛到慈雲寺，便見綠袍老祖居中高坐，即此一端，已分出兩家邪正。剛離慈雲寺，又遇見神尼優曇，說綠袍老祖妖法厲害，知道真人有煉就三萬六千根乾坤針，請他相助一臂之力。真人因不願偏袒一方，祇答應除去綠袍老祖，代世人除害。因算就綠袍老祖要將金蠶放出來害人，先將碧筠庵用霧封鎖。後來從霧中放出乾坤針，將金蠶除了一小半。知道綠袍老祖決不甘心，便在暗中監視。今晚見醉道人冒險入寺，又見頑石大師跟在後面，便上前去相見。他叫頑石大師藏在暗處，聽他招呼，再行動手。然後進去將醉道人救出，叫他逃走誘敵，他後面用乾坤針去殺金蠶，以防逃走，而絕後患。後來綠袍老祖展動修羅幡，頑石大師知道厲害，便想乘其不備，從暗中用五雲石將他打死。誰想幡倒被它打折，五雲石受妖幡污穢，也同歸於盡，真成了一塊頑石，把多年心血付於一旦，好不可惜。

醉道人拜見真人之後，又謝了相助之德。真人道：「爲世除害，乃是分內之事，這倒無須客氣。不過這妖孽煉就一粒玄陰珠，藏在後腦之中，適纔不及施放，便被我將他斬死，被一個斷臂的妖人，連頭偷了逃走，必定拿去爲禍世間。我做事向來全始全終，難免又惹下許多麻煩了。」醉道人聽罷真人之言，便恭恭敬敬地請真人駕臨辟邪村去，相助破慈雲寺。真人道：「你們各派比劍，雖有邪正之分，究竟非妖人可比。我當初曾因收徒不良，引爲深憾，怎好意思代死去的朋友（指混元祖師）整頓門戶？況且他們很少出類拔萃之人能同你們抵敵，這個我萬萬不能奉陪。」醉道人不敢勉強，便請真人駕到辟邪村小坐一會兒，好讓一班後輩瞻仰金容。真人也本想看看峨眉後進中根行如何，答應同去。朱梅早已聽人說遠遠半空中滿天金星，同萬道紅絲相鬥。出來看時，已認出是真人的乾坤針，正破金蠶。便回來招呼衆人，迎上前去。纔離觀門不遠，便見醉道人和頑石大師陪着真人駕到，當下接了進去。

真人遍觀峨眉門下，果然有不少根行深厚之人在內，尤以周輕雲和金蟬爲最好。但是一個是餐霞大師愛徒，一個是齊漱溟前生愛子，俱與他無緣。知道峨眉派門戶將來一定能夠發揚光大，好生讚賞，愈加動了覓一個佳材，以傳衣鉢之想，不願見各派劍仙自相殘殺。坐了一會兒，便要走。衆人挽留不住，祇得隨送出了觀門。真人袍袖一展，一道金光，宛如長虹，照得全村通明，起在空中，便自不見。矮叟朱梅向不服人，自問也望塵不及。其餘衆人，更是佩服不已。